



心，才有此朴拙自由的书体。石匠与石窟的碰撞，在北魏已经发生。

重现佛光

从2021年底开始，持续到今年7月的奉先寺卢舍那大佛大修期间，不少学者和艺术家通过脚手架，到达了大佛头部。这是很多人50年一遇的机会。

专家们站上脚架，与大佛面对面。细细凝视之下，在场的人们无不惊叹于大佛的美，纵使金箔在岁月中退去，但古韵仍在，佛面端庄，似笑非笑，极微妙。

作为龙门石窟最有名的佛像，卢舍那大佛由唐高宗发愿开凿，而原型正是武则天。在奉先寺的《大卢舍那像龕题记》中有记载，“皇后武氏助施脂粉钱二万贯”，这在当时是一笔巨资。另在民间传说里，武则天曾亲临龙门，在伊水东岸列仪仗，擂鼓，声势浩大。

今年大修同时，考古人员首次在卢舍那大佛面部检测到金、银元素。在史家珍看来，在建造卢舍那大佛时，很可能使用了“贴金”工艺。在卢舍那大佛身体表面，考古人员还发现了绿色、红色、黑色等彩绘颜料残留。

这些残留指向了一点：今天人们看到的大佛呈灰色，但是在唐代建成之日，卢舍那很可能身披彩衣。这一切如《大卢舍那像龕题记》所言：“相好希有，鸿颜无匹。大慈大悲，如月如日。”

卢舍那大佛所在的奉先寺，位于半山腰上。人们如果想要近观大佛，要登上长长的石阶。石阶走到最后，抬头看向大佛的第一眼，大佛的眼珠呈俯视，会有一种目光的交汇。

在一代又一代石匠的修复下，在一代又一代文物保护工作者的呵护下，在最新科技的加持下，卢舍那大佛看上去越来越年轻，佛光似乎重现。但佛光之下，石匠越来越老，人数越来越少。

上图：2022年08月03日，在河南省洛阳市龙门石窟奉先寺，整个卢舍那大佛已经脱下“防护服”，向游客展示阔别已久的笑容。

现在跟老刘一块干活的人里面，有几位的工龄也超过20年，最年轻的石匠是49岁。“这里基本上看不到50岁以下的人，年轻人不愿意干，干点啥也不愿意干石匠，都是没办法的事。”

这一点在老刘自己家里最有直接的印证。儿子今年也40了，老刘不是没想过让他延续自己和祖辈的事业，但他从高中毕业后就开始当司机，转眼也二十来年。

聊到石匠手艺失传的话题，老刘说了好几次“没办法”。夏天太阳热辣辣晒在山体石头上，手摸上去发烫；冬天的洛阳，在外面冻手冻脚。这活儿费力，又风吹日晒，工资还很一般，没办法。

老刘的记忆里，上世纪80年代石匠的活儿还很多，村里的石匠也多。刻碑、盖房子做门墩、过门石，都需要石匠，“现在都用不到这些东西了，需要石匠的地方少了，都是机器做了，慢慢就没人做了”。

在老刘看来，机器和人工没有对错，彼此各有好坏，但机器代替人工，是最没有办法的事情。就像老刘多年前也告别了世代生存的刘井村，举家动迁到了洛阳市郊的高层居民楼。

深秋的洛阳，天黑得很早。在老刘家小区门口，熙熙攘攘的人群穿梭不止，路边摊坐满了人，铁锅里的小炒滋滋啦啦，冒出人间烟火气。

我和老刘站在人潮里，我问了他最后一个问题：“你们这一代人都不干了，或者干不动了，石窟修复手艺是不是就失传了，20年后谁来干这些活？”

老刘沉默了。他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。也许卢舍那大佛自有安排。☑